

张飞明  
著



# 雾·锁·城 迷·城

光怪陆离的都市里，  
没有陨落的，  
只有那曾经的梦想和希望。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妙笔生花，  
妙笔生花，  
妙笔生花。

妙笔生花  
妙笔生花

融傳（CH）自編原委評圖

新頭出招人看來：第六十一、高博、第十一、張飛明

張飛明 著

雾锁城  
迷城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锁迷城 / 张飞明著 .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8.1

ISBN 978-7-201-12455-1

I . ①雾… II . ①张… III .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8874 号

### 雾锁迷城

WUSUO MICHENG

张飞明 著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 编 张 凯

封 面 设 计 百思特书衣坊

制 版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 /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80 元

---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图 书 如 出 现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请 致 电 联 系 调 换 ( 022-23332469 )

# 目 录

第一章 抵达 .....	1
第二章 蛇蝎美女和神秘杀手 .....	7
第三章 等待是为了遗忘 .....	12
第四章 秘密 .....	17
第五章 “目录2” .....	21
第六章 夜闯前女友家 .....	29
第七章 隐秘内心 .....	32
第八章 陌生的住客 .....	34
第九章 前女友的前夫 .....	38
第十章 春宵一刻值千金 .....	41
第十一章 与神秘杀手的较量 .....	45

第十二章 “绿色沙砾” .....	50
第十三章 蓝钻 .....	54
第十四章 向日葵的黑夜 .....	57
第十五章 白群的故事 .....	62
第十六章 名画抢劫 .....	72
第十七章 来不及说的秘密 .....	80
第十八章 幽梦之一 .....	87
第十九章 “目录1” .....	91
第二十章 来历不明的公文包 .....	96
第二十一章 公园里的杀人事件 .....	110
第二十二章 说不清的爱 .....	116
第二十三章 伪装 .....	124
第二十四章 追杀 .....	130
第二十五章 幽梦之二 .....	145
第二十六章 捡到公文包的女孩 .....	147
第二十七章 绑架 .....	150
第二十八章 关键视频 .....	159
第二十九章 失望与起疑 .....	164
第三十章 破裂的曾经之爱 .....	168
第三十一章 寻找精神出路 .....	171
第三十二章 浮出的线索 .....	176
第三十三章 作为魔术师的诗人 .....	179



第三十四章 离间和联手 .....	184
第三十五章 “雅典的少女” .....	190
第三十六章 比路还孤独 .....	195
第三十七章 破解疑团 .....	199
第三十八章 悬而未决 .....	202
第三十九章 寂寞和喧嚣 .....	206
第四十章 公文包重现 .....	213
第四十一章 兄妹相认 .....	221
第四十二章 梦想和眼泪 .....	226
第四十三章 一份理想主义者的笔记 .....	231
第四十四章 盗画旧事或者买凶杀人 .....	243
第四十五章 远方 .....	256
第四十六章 梦里梦外 .....	264
第四十七章 离别的时刻 .....	266
第四十八章 结尾 .....	268



时是如飞的朱颜对不惑之年，盛筵的食客如繁星，不惑者如皓月，

当歌也由豪情变柔情。人生得意时，日月如升，人生失意时，日月如落。

君不见，三十功名臣于淡薄，不惑者不折东篱，君子重于知心，小人重于知音。

君不见，人生得意时，日月如升，人生失意时，日月如落。

## 第一章 抵达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去找一个诗人。他不知道诗人长什么样，他甚至都拿不准找他是否真能解决自己的疑惑，说起来他也只是读过一篇有关诗人的文章，在那文章里， he 觉得有个疑团也许与自己有关，所以他就去找诗人了。

他坐火车抵达了诗人生活的城市。

他叫程灿。

火车刚停下来的时候，雨下了起来，哗哗响着，像是天空在打鼾。程灿穿着牛仔裤，帆布鞋，T恤，一副随性的打扮，他是那种永远都想着和年轻人一块玩耍的人，尽管事实上他并不怎么合群，宁愿一个人喝着闷酒，也不愿意听人唠叨。

他随人群走出火车站，提着一个小皮箱，连伞也没有就走进了雨中，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举目凝视前方。空气中有一股泥土的气息，让他倍感亲切，以为回到了家乡——那片有河流有麦田的地方，每当下起雨来，便有这种气息催促着他赤脚跑进雨丝编织的

网中。

雨很快停了。他多少有些失望。一个急急忙忙的小个子假装撞上他，却被他的70瓦灯泡一样的目光吓跑了，来不及抢走他的皮箱。他曾带着这个皮箱跑过很多地方，说起来也有七八年了。紧接着，又有一个小伙子撞上来，这次他得逞了。

程灿快步追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终于追上了，但是对方来势不小，共有五个人围过来，为首的两个甚至手里拿着铁棍，嘴里叼着烟。

“识相的话，就赶紧滚蛋。”为首的一个人横喝道，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程灿不作声，捏起拳头。

“嘿，小样的，看来很有骨气，皮实是吧？”另一个示意其他人，“给他点颜色瞧瞧。”

铁棍劈头盖脸打来，程灿闪身避开，夺过对方的铁棍，瞬时从后面给了他一拳，那人应声倒地。另一个拿铁棍的没来得及反应，或者这种场面是自己没有意料的，还一愣一愣的便被程灿撂倒。余下三人又是挥拳又是踢腿地冲过来，也是被程灿三下五除二放倒，爬起来唉声叹气一溜烟跑了。

程灿拍拍手，扔掉铁棍，拿了他的皮箱，出了小巷子。早有两个小孩子尾随着他，一人一声“英雄”“这才叫好汉”，要拜他为师，甚至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要请程灿吃饭，结果都被他撵回家。两个小孩很失望地离开了，还不时回头看看程灿的背影，



嘴里骂骂咧咧。

这不像是程灿熟悉的那种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城市，相反，它安静到让人感到窒息，好像图册里的黑白照片，单调、无趣，更关键的是，没有属于它的特色。你可以想象得出，一条灰色、肮脏的街道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两边是各种门店，面馆、超市、打印店、快餐店……总是那些你不用想都知道的画面，不用听都清楚的流行歌曲。

程灿信步朝前走去。他饿坏了。火车上卖的那些食物，败坏了他的胃口。说起来，他一直坐在火车靠窗的位子，看外面的树木、房屋和牛羊掠过他的视野。一个相貌标致的女人坐在他的对面，却不像他那样专注地看着外头，而是专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他是一面镜子，她要从中寻找梦境的残余，将之压成记忆的片段，储存到脑海。他本可以与她度过一个良宵，看看她那炽热的目光与不安分的手就知道了，她的腿甚至在他的腿上擦出火来了。但是他没有放手去做。没人知道为什么，也许连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他看上去更像是支着脑袋在做梦，或者做做样子，让人以为他在做梦，好像他梦到了一瓶水或者一支笔，他在那里写啊写，直到他对面的女人下了火车，走出他的梦的边界，消失在了远方。可能在下车前，她还瞄了一眼那个戴帽子的游客，他离程灿不远，呱啦呱啦说了一个晚上，坐在对面的两个人被他折磨得捂住了耳朵，这两人从一上火车就在下一盘象棋，没完没了，好像下不完似的。

戴帽子的游客似乎在说一个火车怪客，这个怪客出于不知道的

目的，一心想翻到车厢外面，坐在车厢上看风景，后来有一个美女打消了他的念头，她是一个什么心理学家或者业余的精神分析师，怀着浓厚的兴趣打探火车怪客的生活、想法，简言之想深入到他的童年的记忆里去，但是这个想翻到车厢外看风景的火车怪客，不是说他对童年没什么印象了，就是极力夸赞美女的脖颈，那么雪白的脖颈，使他忍不住想伸手去摸摸。讲到这里的时候，戴帽子的游客伸伸懒腰，或者那个动作表示他渴了，因为坐在他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家伙递给他水，他二话没说就喝了个干净，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故事除了他自己，并不是没有听众。但是呢，那故事也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

“那就是结尾了，”戴帽子的游客最后说道，“不是什么故事都需要所谓的结尾。”

程灿在饭馆里要了一碗拉面、一份小菜，目光扫视着，店里还有几个客人零散地坐着。两个汉子说话特别响，好像充塞他们间的空气凝成了固体，非得用高分贝的声音才足以穿透。在程灿右边，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正在玩她的手机，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更年轻也说不定。她穿着粉色上衣、蓝色牛仔裤，忽然受一种直觉的驱使朝他看过来，他忙不迭转过头去，神情之狼狈连他自己都感到气恼。这时他前面的情侣吵起来，好像是男的有了外遇，女友威胁要拿刀砍了那小三，男的求她冷静，女的一听就越发来气，声称要将手机里的什么照片上传网络，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男的也不是省油的灯，叽里呱啦训斥了对方一顿……



程灿起身走了出去。天边一朵像是画上去的白云被他的目光锁住，似乎对于该走哪个方向，这白云知道的比他都多。

一个小伙子哼着歌，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带来了一股清凉的风，风里夹着混合了花香、蒜香和烟味的奇怪味道；他忽然很想抽烟。

他走进一家小卖店买烟和水。老板头也不转过来，一动不动地看着一部港片，闹哄哄的搞笑场面，但是他一动不动，冷漠而安静，好像他在看的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给我一包……”程灿指指一包红壳的烟。老板像树懒似的，缓慢地靠近来，非卖给他一包更像是本城产的劣质烟。

“来这儿旅游的，都买这种烟。”老板说着拆开了那包烟，给自己点了一根，然后将烟盒递给程灿。程灿不接。

“我不要这包。”他重新指指那包红色的。

“那包不卖。”老板冲程灿的脸吐出一口烟，“这里卖给游客都是这个。”说着，将那包他拆开的扔给了程灿。

“你怎么知道我是游客，而不是一个归家的本地人？”程灿说着摸了摸脑袋。

老板笑了起来，但是笑容看起来很可怕：“呐，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鬼地方我住了大半辈子了，是什么人我比那图书馆破破烂烂的地方志还清楚。”

说着老板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张又旧又脏的地图，“送给你吧，用不着了，”一双大手拍在地图上，惊飞了一片灰尘，“就当是抽了

你一根烟的报酬，不用客气。”

程灿拿着那包少了一根烟的烟和地图，走出来。地图与他经常看到的那种不一样，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张酒吧地图，上面除了街道，就是酒吧，什么“25小时”“绿色沙砾”“独狼”“万有引力”，写满了地图。

“一个城市的故事是否精彩，取决于它的酒吧数量。”他记得当他走出店时，老板在他身后这样说道。

## 第二章 蛇蝎美女和神秘杀手

在程灿入住的旅店“夜来香”附近，有一家酒吧。

他心里哼着小曲，嘴闭得紧紧的，脚步愉悦地跨入酒吧，他的像狮子一样锐利的目光，一下子在那个女人的脸上僵住了。他的第一感觉毫无疑问是惊喜，然而又不由得带几分警觉，犹豫着是否朝她走去。

从他站住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她在酒吧的柔和的灯光下，自然焕发出别样的色彩。她的脸能使一个困倦的男人顿时神情焕发、生龙活虎，值得为她去打一场仗，——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还有她的目光。不管怎样，程灿是不会忘记她的目光，他当然知道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与她四目交接——她朝他打了招呼，避开是来不及了，再说她的美丽宛如磁极，把他这块愚钝的、有锈斑的铁吸引了过去。

奇怪啊，又不是老朋友，这么大方，让他感到错愕。

“蓝芸。”她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大方地把手伸给他。

他握了握，觉得柔软极了。他们的对话开始很平淡，也结束得平淡。从程灿谨慎的神态看来，蓝芸初步意识到眼前这个来历不明的男人颇有个性。当时蓝芸频频地让程灿喝酒，而他却推托酒量不行，同时让人感觉他这么做，是由于有什么要紧的任务没完成，怕被喝酒耽误了。

“有什么事不能放下呢，今朝有酒今朝醉。”蓝芸像个汉子似的，劝着程灿喝酒。

“我不喜欢醉酒的感觉。”他轻描淡写地应道。

“喝酒不图个醉，那图啥呢？”蓝芸朝酒保打了个响指，又要了四瓶百威。

程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许是图个清醒吧。”

蓝芸听了乐了，“你这人真有意思，我没有看错人。”

话还没说完，她就将屁股从座位上挪下来，脚底一个踉跄，扑到程灿的身上。程灿连忙扶住她，不由得碰到她的目光，急忙转过头，像是怕被她炽热的目光燃着。好热啊，他心想。

隔一张桌子远的地方，有人在吵架，声音越来越大。不难猜是一个醉酒的家伙，调戏一个情绪失控的女人，被后者的男友逮住。双方的朋友都加了进来，很快演变成斗殴。酒杯摔碎的声音、骂声、桌椅碰倒在地的声响、劝架的声音，全混杂在一起，熬成了一锅浓汤。场面混乱到难分彼此。一个头发染成金色的小伙，突然被人从人群中扔出来，撞上刚从厕所回来的蓝芸，吓得她尖叫不止。程灿准备怒目瞪视人家，却不想对方恋战，已重新杀入人群。



程灿拉着蓝芸出了酒吧，从几个练习滑板的小孩中间穿过。酒吧里吵架的事司空见惯，可并不是每次都能当护花使者的，对这点程灿心知肚明，嘴角也难免拉出了一丝微笑。

蓝芸酬谢他，认真地邀请他到离酒吧不远的咖啡馆。她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就告诉程灿这个她才认识不到一小时的男人，她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这种话题索然无味，然而，它确实提示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正在确立。那么，当初为什么嫁给他了？答案显而易见，这个他素未谋面，在她看来又粗鲁又惹她厌烦的男人，虽然不具万贯家财，倒也有一些家底。“哦，我懂了。”程灿心不在焉地说，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像鹰一样翱翔。若是与她搞好关系的话，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城里，说不定她还能帮上忙。但他随即掐灭了这个念头，这样想未免龌龊，他当机立断，下次不能有此不符男人身份的想法。

“你懂什么？”她忽然窜到他对面，认真地看着他。她的目光真够灼人。烈日下的皮肤发烫，那是夏天的感觉。爱情的炽热也不过如此。

咖啡馆里人满为患。“想不到这店这么火。”蓝芸抱怨道，“往常来的时候，也不过就几个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的醉鬼。”

忽然有人喊捉贼，一个光头瘦小子飞快地从他们前面跑出去。程灿都没看清怎么回事，便听到蓝芸叫喊着：“快拦住他！”他倏忽之间就追赶了出去。飞贼发现有人追赶，跑得越发积极了，跳上路边停放的一辆单车，程灿见状也抢了一辆，紧随其后，只留下车主

在后面挥舞着拳头、一边跑着一边咒骂着。

他们横冲直撞拐入一条黑灯瞎火的巷子。巷子曲里拐弯，还到处是水洼和碎石，不时溅得一身泥泞和脏水，屁股颠得都快要掉了。程灿不由得纳闷，这是赶哪门子的事儿，偏让自己给撞上了。飞贼忽然消失在巷子的深处，程灿很是疑惑，他将单车扔到一边，警觉地往前走着，不知道从什么角落里冒出来一对男女，吓出程灿一身冷汗，那对小情侣慌慌张张地小跑着离开了，男的还不时回头看看程灿，好像怀疑程灿不是好人，——这个点出现在这么一条莫名其妙的巷子里，的确让人放心不下。

他听到不远处有扇窗掩上的声音，心想你小样的还能跑哪去。他来到窗前，听到有人碰翻凳子的声音。程灿准备翻进去，这时听到里面有俩男人说话。

“都搞定了吗？”

“放心吧，搞定了。”

“没被人发现？”

“放心，不留痕迹。尸体埋的地方，就算将这个城市掀了个底朝天也不会发现的。”

“钱在这，你点点看。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老板不想见到你。”

里面忽然亮起一盏黄色的暗淡的灯，稍微映出窗帘上的各种花式图案以及俩人影。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只老鼠，被程灿挪动的右脚踩了一下，发出惨叫，生性厌恶老鼠的程灿也本能地嫌恶地退后，结果撞到窗户上。